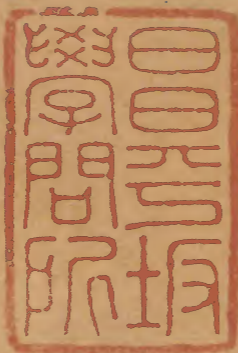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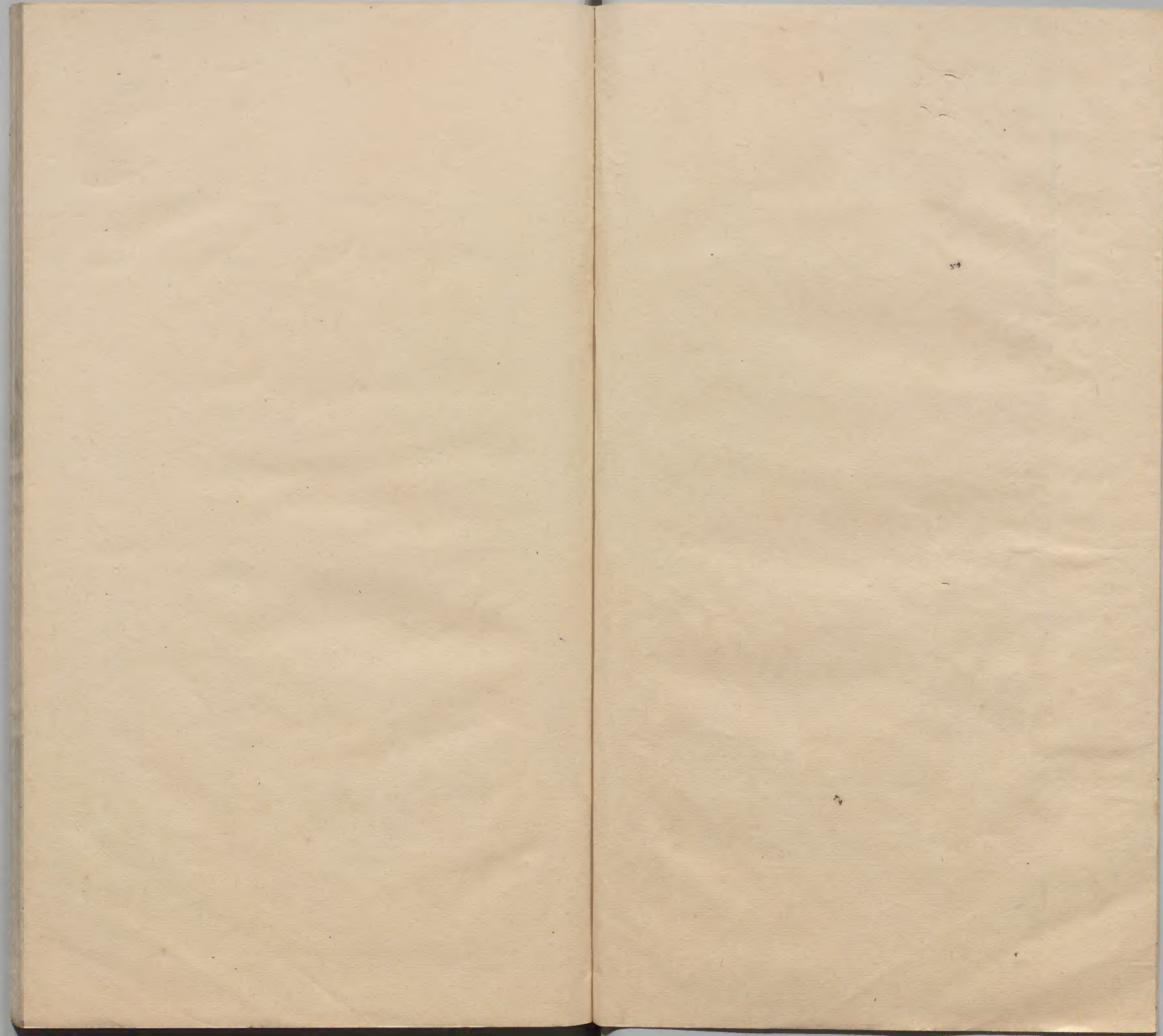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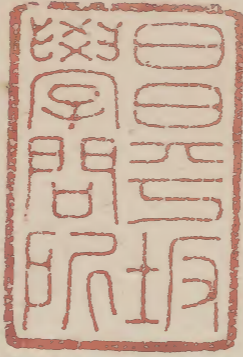
七十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75)	
函號	別	14 1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四

職官部四十二

淺草文庫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太子太師

六典曰太子三師以道德輔教太子者也止於動靜起居言語

視听皆有以師焉

禮記文王世子曰教世子必以禮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樂文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出則有師是以教論而

德行成也師者教以事而論德也

大戴禮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太公為太師

唐書官品志曰太子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常師範訓導輔

翊

太子太傅

禮記曰三王教太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

史記曰萬石君

姓石名奪

無文學恭謹無比迂為太子太傅

又曰夏侯勝為太子太傅受業詔撰尚書論語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凌太子賜錢二萬為勝素服五日以服

師博之恩儒者以為榮

漢書曰景帝票太子以竇嬰為太傅十年票太子廢嬰爭不能得謝病并居藍田山下數月諸豆賓客辦士說請如教故

又曰蕭望之字長倩為太子太傅以論語授太子

又曰叔孫通為太傅高帝欲立趙王廢太子通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立太子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不早定扶蘇終使滅祀今太子仁孝階下必廢嫡立庶臣願先伏諸以經血汚地上曰公罷吾戲耳通曰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何以天下戲乎又曰踈廣字仲翁為太傅受帝為太傅朝庭以為榮皆

請免歸鄉里公卿祖錢東都門外百姓觀者歎曰賢哉二大夫
初太子外祖許伯以太子少謂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廣曰太
子國儲副君師友必天下吳且不俊獨親外家今官蜀以備若
親暱外家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之

東觀漢記曰建安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群
臣承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皆下
立太子為陰是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
宜用天下之事不上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今博士不難
正朕免太子乎即拜為太子太傅

又曰張湛字子孝為太子太傅及郭厚廢因稱疾拜太中大夫
病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中東門君帝數存門賞賜後大司
徒戴涉被誅帝強起湛以伐之置朝遺失溲因自陳疾篤不能
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漢書曰明帝以鄧禹先帝名臣拜太子太
傅也

應邵漢書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
琢磨以道也

魏志曰何夔代涼茂為太子太傅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正法
服而礼焉

吳志曰吳粲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杭言執正明嫡庶之分
欲使魯王出住夏口遣陽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肖悉語陸
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田此為竺等所讀害

又曰孫權寤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勝徹
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

又曰闕澤字德澤會稽山陰人拜太子太傅令中書孫權嘗問
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諭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
美權覽讀焉

又曰程秉字德樞汝南、潁人也秉字鄭玄避亂交州與劉熙
考論大議遂傳通五經士熒命為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
既到拜太子太傅

又曰張溫字惠怒吳郡吳人也溫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問之
以聞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此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宗為輩
大常顧雍曰其未祥其為人也今無輩權曰如是不張允不死
也徵到廷見文辭占對官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
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識郎遷曹尚書尋遷太子太傅
晉起居注曰武帝大始三年始置太子二傳是時官事大小皆
由二傳太傅立章少傅寫之

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為太子太傅詔曰循清直履道秉尚
真貴居身以冲約為本立德以仁讓為行可躬訓儲宮然而成
化

唐書官品志曰太子太傅一人位視尚書令少傅一人位視左
僕射

魏故事曰太傅於太子不稱臣少傅稱臣

太子太保

禮記曰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晉書曰劉寔字子真以特進開府加太子太保

晉中興書曰懷帝以荀組為侍中特進行太子太保

傅暢晉贊曰賈充為太尉行太子太保以公位重其為保傳或
領各隨其時

後魏書曰顯祖將禪位於京兆郡王子推隴西王源賀並固諫
陸馥杭言曰皇太子至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橫議千國之紀
臣請句頌殿廷有死無無二久之帝意乃解召曰馥直臣也其
能保吾子乎遂以馥為太保

太子少師

六典曰太子三少掌奉皇太子以規三師之道德而教諭焉

晉書曰惠帝以衛尉裴皆為太子少師

宋書曰太子少師少保普晉置

後魏書曰郭祚領太子少師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黃鬴出奉肖宗昭應召左右趙奔弓與御史王顯辱薩為世宗所信祈私事之時人傍作者以為莊公僕射黃鬴少師

唐書官品志曰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是為三步各一人掌皇太子以觀三師之德出則三師在前三少在後

又曰李綱拜太子少師綱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特賜步輿令綱乘至閣下教引禁中間以政道又令牽入東宮皇太子引上

殿親拜之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竊視饁之力理訓詞直听者忘倦

又曰真觀十三年以右僕射房玄齡為太子少師玄齡上表遜位詔不許太宗因為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吝成王幼小以用公為博左右皆賢曰間雅訓自幼及長便為勝君秦之胡玄趙高傳之教以刑法及其立也誅功臣杀親族誥訖不已族踵而亡以此言之善惡由於留近

又曰唐付璟年力雖衰進取弥銳時宮人賀婁氏甲氏而休璟為男取其養女因以自達拜太子少師時議譏之

又曰長慶中以兼太常卿趙宗儒為太子少師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邑非會朝聘享不作為至是中人掌教坊之樂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以為事在有司執守合闕白而宗儒優恐不已宰相責以儒怯不任事故換此散秩陶氏職官錄曰三步曰視左射冠服同三大也

太子少傅

漢書曰上謂張良曰子房雖疾強起傅太子時叔孫通已為太傅以良行少傅事

又曰匡衡字稚圭為太子少傅數上書陳便宜少好學家貧傭力以供資用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八年以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不可勉乎後漢書曰徵王丹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頭後於道頭迎拜車下丹下荅之豈曰家公欲與君洽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之續漢書曰王丹字仲為太子少傅蹇正直名德重於時

魏志曰刑顥字子昂初太子未定而臨淄侯植有寵

丁儀等並讚翼其美太祖問顥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

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職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太少傅

六

吳志曰薛宗字子榮子兼三世並為太子少傅談者美之

晉書曰山濤轉太子少傅世東宮年已七十病疾求退手詔不
听尋講武於昌武場有詔濤乘涉輦道皇太子入時尚書僕射
盧欽與濤言及縣武用兵本意武帝欣然而言曰山少傅故是
天下談世也舉坐傾心又曰何曾詔太子少傅當稽臣拜荀顛
曰太之與少自二傅之名次耳非於太子有輕重也詔曰秦漢
以來舊章廢滅隨時改作其故事不可依用宜遠准古議定二
傅不臣拜又曰王雅為太子少傅時朝望屬王荀珣亦頗以自

許及中詔用雜象遂赴雅為將拜遇雨請以繳入王珣不許之
曹兩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振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
心禮之

晉中興書曰周顛字伯仁拜太子少傅顛上疏曰臣退自忖省
學不同通一經智不効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不悟天鑑忘
臣頑蔽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忝傳訓贊輕蟬翼事重千鈞此
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

後周書曰肖武帝建德三年授太子少傅增邑九有戶圓蕭以
當師傳調護是職乃作少傅箴曰惟王建國必方正位在史記

右史書事莫不立太子為皇之二是以易稱明兩礼云上嗣東
序養德震方主器東髮就學宵雅便翰朝讀百篇乞夜乃寢爰
日惜力寸陰無棄親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烝、詢
謀計盧門對疑承安藥必教無忘禪統夫天道益譙惡盈漢嗣
不絕乎馳道魏儲乎廻还乎鄴城前史攸載攸世揚名三善既
備万國以貞姬同長久實賴元良羸秦短作誠由少陽雖十年
七百有德至歷而昌數世一万無德不及而已教之、、天惟
顯思光副皇極永固洪基觀踰敢告朕司太子見而悅之致書
勞問

陳書曰孝明帝在東宮宣武皇帝欲以崔光為太子師傅光固
辭帝令太子南面再拜官皆從太子拜光北面立不敢吞拜惟
西面拜謝而出乃授光太子少傅傳玄太子少傅咸曰夫金木
無常方員應行亦有隱括習以性成故近墨者墨声墨則響清
刑正則影直正人在側德儀盈堂鮑肆先入蘭蕙不方傳臣司
訓敢告君王

太子少保

晉書曰懷帝以光祿劉蕃為太子少保

晉諸公讚曰惠帝以吏部尚書和橋為太子少保

唐書曰李剛字文記為太子少保高祖以剛隋代名臣甚加優
禮每手勅未嘗稱名其見重如此

唐新語曰李適之為右相李林甫容奏其好酒頗妨政事玄宗
或馬乃除太子少保適之遽命親救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
樂至且銜不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未舉朝服其度量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五

職官部四十三

太子賓客

太子詹事

太子少詹事

太子中庶子

太子左右庶子

太子賓客

六典曰太子賓客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而先後焉凡皇太子
有賓客宴會則為之上蓋

漢書曰高祖欲廢太子呂后用張良計致商山四皓以為賓客
又孝武帝為太子立博望苑以便通賓客則其義也

太子詹事

六典曰太子詹事之職掌統東宮三寺十率府之政令辨其綱紀而修其職務少詹事為之二凡太子六官之典制皆視其事而承受焉

俗說曰江夷為右僕射主上欲月其領詹事語王淮卿可覓北例淮對曰臣當除外尋訪淮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卿已得北例未淮曰唯謝琰右僕射領詹事琰即謝公之子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

應劭漢官儀曰詹事秦官詹也給也秩比二千石漢曰竇嬰字

王孫孝景即位為詹事帝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歡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帝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是憎嬰

又曰孔光父霸字次孫宣帝時以授太子經為詹事又曰詹事字皇后太子家有丞屬諸官皆屬焉成帝鴻嘉三年帝省詹事屬太長秋

晉書曰卞壺為詹事世稱卞壺裁斷切直敦實忠於是上曰晉起居注曰武帝以王公丹陽尹領詹事恭讓表曰今皇儲始

建四方是武摠司之任崇替所由宜妙簡才賢二一時之勝豈
臣最庸所可叨忝

晉公卿禮秩曰太始中立詹事掌官事

沈約宋書曰詹事一人初領官屬成帝時悉屬少傅魏氏置詹
事總衆職晉初又屬二傅咸寧復置詹事

齊職儀曰詹事品第三茂陵書秩二千石銀章青綬局擬尚書
令位視領護將軍

陳書曰後主欲以摠為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孔丹謂
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瑜具

以白後主後深以為恨乃自言於高宗將許之與乃奏曰江摠
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筆不少無藉於摠如臣愚見願選敦重
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與曰都官尚書王廓
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太子詹事與又奏曰宋朝范華即
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後主固爭之帝卒以摠為
詹事

唐書曰蘇弁改太子詹事弁初入朝班位失序殿中侍御史鄒
儒立對伏彈之弁於今吾待罪數刻特釋放舊制太子詹事班
次太常宗正卿之下貞元三年御史中丞竇叅序定班位移詹

事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并乃引舊班制立臺官詰之仍給云已
白宰相請依舊故為儒立禪之

又曰龍朔二年改詹事為端尹詹事府為端尹府

王珉奏徐邈書曰詹事禪一宮如尚書左丞矣

太子少詹事

唐書曰張行成轉太子少詹事太宗東征皇太子於定州監國
即行成本邑也太子謂行成曰今者送公衣錦還鄉於是令有
司祀其先入臺墓

太子中庶子

漢書百官表曰太子中庶子職侍中

漢書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
見稱

又曰歐陽地餘字長賓為中庶子授皇太子經

又曰馮野王通詩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

魏志曰鮑勛字叔業清白有高知名當世為中庶子在東宮正
色不撓

蜀志曰後主立太子璿以霍伐為中庶子璿好馳射出入無度
戈授引古事尽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吳志曰孫登為太子時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子庶子官寂親
密切閭近對宜用後彥於是乃用陳表等為中庶子後又以庶
子禮拘復令勅中侍坐

又曰羊衛道音初為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結交豪傑自
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衛及宣詔郎楊迪拒絕不與通
時人恠之而蕃後叛逆衆乃服之

晉書曰安平王為魏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甚孚
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柰何
劾尺夫之孝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郡臣初聞帝崩相

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廟曰今大行晏駕天下振動當早
拜嗣君以鎮海內不但哭耶孚與尚書和洽奉太子以即位是
為文帝

又曰溫嶠為中庶子獻侍臣箴甚見補益

又曰王恂啓以橫譙為中書子曰東宮之選中庶子等揔天下
尤不可不得其才也

晉起居注曰武帝咸寧元年詔曰男子皇甫謐沉靜履素守學
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為太子中庶子

晉中興書曰殷中堪少好學能清言善屬文人士咸欽愛之以

孝待稱烈宗問其名召為太子中庶子甚相知悅

又曰溫嶠拜大中子庶子嶠在東宮特見嘉寵僚屬莫與為此嶠與阮放等共勸太子遊談老莊不教以經史太子甚愛之教規諫諷議

又曰肅宗之在東宮孔演領太子中庶子于時中與肇構庶事草創演經學淵博刻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

沈約宋書中庶子漢置古者世祿卿大夫之子即為副倅謂國子天子諸侯世子必有庶子官以掌教之

齊書曰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宮職後轉中庶子

陳書曰王瑒父冲嘗為瑒辭領中庶子世子頽謂冲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

唐書官品志曰中庶子四人功高者一人為祭酒行則負璽前後部護駕

陶氏家傳曰侃遷太子中庶子君少而好學善談玄理允明詩易以孝行聞于時儲選殊難其人特召君焉

山谷啓事曰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太守留儼城陽太

守石宗參選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曰太子中庶子東宮頭職加侍接左右誠宜得篤粹有行檢之人必允衆望

太子左右庶子

六典曰左庶子之職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中允為之二几皇太子從祀朝會則版奏外辨中嚴入則解嚴馬几令書下左春坊則與中允司議郎等覆啓以畫諾右庶子之職掌侍從左右猷納啓奏中舍人為之二几皇太子監國於宮內令書太子親晝日至春坊則宜傳之

禮記曰古者天天子有庶子之職官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理別其等正其位有大事則師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甲兵事則授之車甲令其卒伍置于有司

漢書曰成帝以傳喜有志行為太子庶子

魏志曰鮑勛字叔業庶子在東宮正色不撓

魏氏春秋曰阮渾字長威籍之子也少知名為太子庶子

吳志曰華融字德蕤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時皇象亦寓居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有華德蕤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廟夕談講俄而溫為選

部尚書乃推擢融為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

晉書曰鄭默武帝時太郭爽俱為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朝不同藩國事遂不施行

晉起居注曰太康十年詔尚書郎王琛每所陳論意在忠謹其以為太子庶子

隋書曰劉行本為太子左庶子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為太子所昵掌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日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

福致請乃釋之

隋書曰劉行本為左庶子太子嘗得良馬令夏侯福乘而觀之太子其悅因欲令行本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轉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止

又曰劉行本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衿敬憚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昵押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責則甚慙而不能改

又曰劉行本為左庶子卒後而太子勇廢曰文帝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唐書官品志曰庶子四人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高功一人舍人共掌其坊之禁令

又曰貞觀中詔曰皇太子與百書疏未有制式近代已來例皆名曰無以別貴賤今凡處分論事之事皇太子並畫令右庶已下署名宣奉書案畫日其餘與諸親及師傅等書不在此限

又曰于志寧為太子右庶子撰諫苑二十卷以進於太子承乾也

又曰杜正倫為太子左庶子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古所重必擇善人為之輔佐今太子年在幼冲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誠約今既委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貞慤能執直道故輟卿於朕以臣太子宜知委在輕重也

又曰太宗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卜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邵為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卿當輔之正道無使邪僻閑其心勉之無怠當稱所委官賞可不次而得也

又曰李百藥授太子右庶子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閑讌之後

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詞多不載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悉述古來儲二事以誠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為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綵物三百段

又曰李義琰為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義琰博學多識典故上每有顧問言多切直章懷太子之廟也上慰勉官寮及捨罪令復其位薛元超等皆舞蹈謝恩義琰獨引罪涕泣時論美之山濤啓事曰東宮官屬宜得高茂者止子賈摸缺宜補劉粹周蔚惟加所裁詔用粹

環濟要畧曰庶子主宮中并諸吏之適子及之庶在版籍者也行其秩序作其徒役授八舍之秩以擢候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六

職官部四十四

太子左右贊善大夫

太子洗馬

太子司議郎

太子中舍人

太子舍人

太子通事舍人

太子左右贊善大夫

六典曰左贊善大夫掌翊贊太子以規諷也皇太子出入動靜
苟非其德義則必陳古以箴焉右贊善大夫掌如其左凡皇太
子朝宮臣則列於右階之下

唐書曰貞元十六年以出入崔芊為右贊善大夫充太子侍直

新名也

太子洗馬

六典曰洗馬掌四庫圖籍善寫刊緝之事立正本副本以備供
進凡天下之圖書上於東宮者皆受而藏之

國語曰夫差為勾踐洗馬

續漢書百官志曰洗馬負十六人秩六百石如謂者太子出當
直一人在前導威儀蓋洗馬之義也

漢書曰司馬安少與汲黯為太子洗馬安又深巧善四至九卿
魏畧曰顏裴字文林以才學為太子洗馬

晉書曰江統為洗馬太子頗好遊宴或闕朝侍統以五事諫之
又曰解系兄弟少連叔連各清清潔已仕皆為洗馬

梁書曰庾於陵拜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
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捨並
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談以為美

唐書曰李綱字文紀隋開皇末為太子洗馬皇太子勇嘗以歲
首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婚娘之曲綱白
勇曰令則身任宮卿職當調護止於宴座自比倡優進淫声穢
視聽事若上聞罪在不測豈不累於殿下臣請遽正其罪勇曰

我欲為樂耳居勿多事綱趨而出其勇廢黜文帝召東宮官屬
物讓之無敢對者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過非太子罪也
太子才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賢明之士輔道之足堪繼嗣皇
業方今多士盈朝當擇賢居任柰何以絃歌鷹犬之才日在其
則致令至此乃陛下豈太子之罪耶辭氣凜然左右皆為之失
色文帝曰令汝在彼豈非擇人

文士博曰江統字應元召輔洗馬每有疑滯大事章表奏議輒
為同官所推常為之作章韓子曰勾踐入官於吳執干戈為吳
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

傅咸申懷賦序曰余自無施謬為重論所許補太子洗馬才不
稱職意常默然

傅咸感別賦序曰有人魯庶叔雅量弘齊思心邃遠余自少與
之相長情相親愛有如同生其後遷太子洗馬俄而謬蒙朝私
猥忝斯職雖懼不稱而喜得與此子同班共事天下之遇未有
若此周旋三載魯生遷尚書郎雖別不遠而情甚悵恨退作茲
賦云尔

徐邈問王珉曰漢法制洗馬冠高山冠職如業者中朝新制洗
馬進賢冠出則在馬前清道故曰洗馬

太子司議郎

六典曰司議郎掌侍從規諫駁正啓奏凡皇太子出入朝謁從
享及釋奠於聖先師講學蔭冒撫軍監國之命可傳於史冊者
並錄為記注若宮坊之內祥瑞災青宮長除拜薨卒亦皆記之
每歲終則送史館

唐書曰敬播以撰實錄功遷太子司議郎時此官初置極為清
望中書令馬周歎曰所恨資品望高不獲歷居此職

又曰貞觀中皇太子上表臣曰聞直筆記言陳思歲過蓋絕代
之通訓乃垂裕於當今臣以暇日遐覽前志竊惟古之養德咸

有史唐所以補闕拾遺為砥為礪彰善瘅惡如切如磋譬立准
而端形猶琢玉而成器故大戴禮曰太子勉於保傳之言則有
司過之史漢書云太子既冠成人乃有記過之史是知姬誦登
兩肇建此官劉啓昇除憲章斯意故能道溫玉裕聲聞宸宮上
有慰於皇情下無虧於物議臣地居問寢盡在橫經越以幼年
夙蒙天獎趨紫宸以遵禮仰黃屋以承歡怙聖慈而益驕恃鍾
心而取恣肅恭馳道恐或乖方晨視民膳

慮有違忤蒙泉始道必視後乘之規離光末融懼寢前心之耀
是以夙興夜寢內省非優延首謹言冀匡童昧而魏晉已降不

置此員杜絕箴規何期甚謬伏惟

陛下窮神暨古尚擇翊亮之言玄覽文明猶開登石之路况臣
冲藐未涉藝文出自深宮便親監撫之重罕從鼓篋疇識絃誦
之宜一德有愆貽憂眷念三朝登餞何以勝任所以冒敢陳聞
請遵故實願開史職故司箴誠是使綿載隆典復在聖朝資此
正人少建不建於是門下坊置太子司議郎四人妙選名行之
士為之正六品上掌侍從規諫駁正啓奏并錄東宮既注分判
坊事又曰元讓有孝行則天朝中宗居東宮復徵拜司議郎及
謁見則天謂正卿既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

宜以孝道輔我兒也

又曰王元感濮州鄆城人也長安三年上表其所撰尚書糾謬
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藁
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閣詔書王元感質性溫敏博聞強記手
不釋卷老而弥篤倚前遠之失寃先聖之一日是謂儒宗不可
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
可謂五經之指南也

太子中舍人

晉書曰杜錫預之子也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恣懷

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膏所生處輒中刺足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者何、事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

晉中興書曰顧榮清操南土秀望累遷太子中舍人

又曰顧榮字彥先時吳朝士人入浴者唯陸機陸雲及榮三人而機雲雖有才藻清望不及榮也選補吳王郎中令累遷太子中舍人

太子舍人

六典曰太子舍掌侍從行令書令旨及表之事皇太子通表如

諸臣之禮諸臣及宮臣上皇太子太事以牋小事以啓其封題皆曰上於右春坊通事舍人開封以進其事可施行者皆下於舍人與庶子參祥之然後進不可者則否

續漢書百官志曰舍人秩二百石無負更直宿衛如三置郎中漢書曰文帝使晁錯詣伏生受尚書還拜太子舍人

東觀漢記曰侯霸字君房為人嚴而有威為太子舍人漢雜事曰鄭當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以夜繼日常恐不遍然其交知皆天下名士也

魏志曰張茂上便宜擢為太子舍人

晉書曰王衍以名問超為太子舍人

又曰元帝太興元年以太子詔舅虞詡為舍人太子奏曰舅甥宜崇敬降舅氏之親為侍臣詔乃轉詡為常侍

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瑯琊臨沂人太保私之少子也太祖聞僧達早慧召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加以為太子舍人

齊書曰張率見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昉曰此三子後進秀才皆南金也卿可與交由此與昉友

梁書曰劉杳字士深為舍人及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住者勅特留杳焉

後魏書曰崔玄伯少有儻才号曰冀州神童符融取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管征東記室出摠庶政入為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符堅聞而竒之徵為太子舍人

摯虞云太常弟子通二經補太子舍人晉置十六人掌表啓

太子通事舍人

六典曰太子通事舍人掌道引宮臣辭見及承令勞問之事凡元正冬至百官與諸方之使者叅見亦如之若皇太子行先一

日京文武職九品以上奉辭及還宮之明日亦如之
三國典略曰陳殷不害序長卿尚書右丞不佞兄也長政事飾
以儒術梁武帝時與庾肩吾曰卿是文學吏事非所長可使不
害來邪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七

職官部四十五

太子率更令

太子家令

太子僕

典膳丞

侍讀

門大夫

左衛率

左衛率

前衛率

後衛率

左右內率府長史

太子率更令

六典曰率更令職掌宗族次序禮樂刑罰及刻漏之政令凡皇
太子釋奠於先聖先師講學蒞胃皆聽其儀注而為之導引若

皇太子備禮出入乘輅車位亞家令為漢書曰顏師古注日掌
知漏刻日率更

續漢書百官志曰率更令秩千石與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
勳掌宮殿門戶禁郎將屯衛之士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帝八年詔曰太子率更僕東宮之達官也
其進品第五秩與中庶子左右衛率同職擬光祿勳也

隋書曰明尅讓轉率更令進爵為候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
厚有四方珍味輒以錫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
博洽物聞皆出其下

唐書官品志曰率更令掌伎樂漏刻也

物理論曰今有呂子義清賢士也為太子率更令

太子家令

六典曰家令之職掌皇太子之飲膳食儲庫藏之政令聰食官
典倉司藏三署之官屬皇太子備禮出入則乘輅車威儀先諸
臣以導引若祭祀賓客則供酒食以為獻王

漢書曰文帝以晁錯為太子家令所多獻晉稱為智囊

漢書曰踈受字公子為太子家令恭謹敏而有辭宣帝置酒太
子宮受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歡極

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子家令秩千石主倉谷物職如司農少府
擬廷尉也

蜀志曰譙周字尹南後主為太子以周為家令後主時頗出遊
觀增廣聲樂周上諫曰昔王莽之敗豪桀並起跨州據郡欲併
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唯其德之
薄厚也

宋書曰太子家令主內茵蓐床梳供中之物又知官奴婢月用
錢內庫米塩車牛刑獄

唐書官品志曰家令掌刑法食膳倉庫什物奴婢等事

太子僕

六典曰太子僕之職掌車輿乘騎儀仗之志令及喪葬之禮物
卞其次叙與其出入而供給皇太子之車輅三一日金輅二日
輅輅車三日四望凡皇太子備禮而出則率旃牧令進輅僕親
馭焉

後漢書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僕一人秩千石主車馬駧如太
僕太子五日一朝非入朝日遺僕及允朝入請朝起居
沈約宋僕太子書秦官也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以散騎常侍荀伯子為太子僕

隋書曰柳肅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為民太僕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宮太見踈斥帝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常進章仇太翼於宮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豕子位當儲二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適足以相狂誤願陛下勿納之庶人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回折我

唐書官品志曰僕掌宗族親踈車輿騎乘也

太子典膳丞

六典曰典膳郎掌進膳嘗食之事丞為之二每夕局官於厨更直

北齊書曰門下妨始別置典膳局監丞各二人

唐書曰邢文偉滁州全椒人也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在東宮罕與宮臣接見文偉輒減膳上書曰臣竊見禮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今皇帝式稽前典妙簡英後自庶子以下至諮議舍人及舍學士侍讀等使翼佐殿下以成聖德近者以來未甚延納談議不狎謁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眷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輒申減膳太子答書曰願以庸

虛早尚墳典每欲研精政術極意書林但往在幼年未閑將衛
竭誠耽誦因即損心比曰以來風虛更積中奉恩旨不許重勞
加以趨侍含元溫清朝夕承親無自專之道遵禮以色養為先
所以屢闕坐朝時車學緒公潛申雅最式薦忠規敬尋未請良
符宿志自非情思審諭義均弼諧豈能進此藥言形於簡墨撫
躬三省感愧兼深文偉自此益知名

太子侍讀

唐書曰玄宗在東宮張說與國子司業褚無量俱為侍讀深見
親敬

又曰元和十二年諫議大夫常綬罷皇太子侍讀綬好諧戲無
通小說太子侍上或以綬所能言之上謂

宰臣曰侍讀者當以經術輔導太子使深知君臣父子之教令
或問綬之談論有異於是豈所以導太子者因命罷其職

又曰呂元膺為同州刺史及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秦辭
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臣曰呂元膺有謹言直氣宜留在左
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均賀曰陛下納諫超冠百
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不能廣求端文不能數進忠言孤負
聖心合當罪戾請留元膺給事左右尋兼皇太子侍讀

五代史後唐史曰倉部郎中何澤上疏請置太子倚讀勅旨何澤早處班行深明典制固根太而別彰憂國上對章而足表匡君其所敷陳實為允當特議施行

太子門大夫

六典曰宮門郎掌內外宮門管籥之事凡宮殿門夜漏及擊漏鼓門夜漏上水一刻擊漏鼓閉每歲終行讎應經所由門並先一刻旦開若皇太子不在則開東宮正門其宮城使宿衛人應入宮殿者各於左右廂便門出入主皇太子還仗乃門續漢書百官志曰大夫負二人秩六百石職比郎將

漢書曰文帝晁錯為太子舍人轉太子門大夫

晉書曰門大夫局准公車令班同中舍人主通遠近牋表宮門禁防

唐書曰龍朔二年改門大夫為宮門郎職比城門郎三輔

沃錄曰桓帝以平陵魯寬為太子門大夫

太子左右率

六典曰左右衛率掌東宮兵仗羽衛之政令摠諸曹之事凡親勲翊府及廣濟等五府屬為副率為之二凡元正冬至皇太子朝宮臣及諸方便則率衛府之屬以儀仗為左右廂之衛周若

皇太子備禮出入則如鹵簿之法以從

續漢書百官志曰衛率四百石主門衛

晉志曰凡太子出前衛率導在前廣麾外左右二率從狹導與車後衛率從在烏皮外並帶戟勒其服並視左右衛將軍

晉書劉卞為愍懷太子左率知賈后必害太子乃問張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雋又如林四率精兵方人公居阿衡之住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使祿尚書事廢賈后金墉兩黃門力耳華曰廢立太事又非所能賈后微聞卞為雍州刺史卞恐終露乃服藥卒

晉中興書曰褚翼字謀遠少失父以才藝堪幹立名肅祖即位微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

隋書曰宇文述每與晉王謀事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卒官第四品上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為第三其見重如此

唐書官品志曰左右衛率各一人位視御史中丞各有丞左率領果毅統遠立忠建寧凌鋒夷冠祚德等七營右率領崇崇永吉崇和細射等四營二率各置尉

山公啓事曰太子左率缺侍威重宜得其才無疾患者城陽太

守石崇重讜有文武河東太守焦勝清貞有信義皆其選也

右衛率

晉中興書郗恢字道預為太子右衛率恢八尺美鬚髯風神梧魁烈宗異之

又曰吳隱字處點太元中以國子博士為太子右率衛

沈約宋書曰元嘉中以王林射弘微並為太子右衛率

隋書曰高祖以太子勇知時政欲重宮官之資故以大臣領其職蘇李慈自兵部尚書拜右衛率尚書如故上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乃出為浙州刺史

荀綽冀州記曰裴康字仲預與弟楷為名士仕至太子右衛率

荀氏家傳曰車騎將軍悝字茂中山濤舉之為太子右衛率稱

君清和理正從容顧問動可現採貞侍衛之美者

前衛率

晉中興書曰徐邈字仙民建元中為太子前衛率

後衛率

晉起居注曰建元十四年以太子中舍人郗儉為太子後衛率
宋起居注曰永初元年以徐珮為太子後衛軍

左右內率府長史

六典曰左右內率府長史掌判諸曹官吏及千牛備身之二
唐書曰永淳中以雍人元讓為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族孝行也
讓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親藥膳蒸、致養不出
閭里十余年及母終廬於墓側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咸
亭中孝敬監國下令表其門閭至是巡察使秦讓孝悌殊異由
是拜職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七

